/名家简介/

伍立杨，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。其后长期任人民日报社记者，主任编辑。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《中国1911》《民国幕僚史话》《潜龙在渊——章太炎传》《铁血黄花——清末民初暗杀论》《青山之隐》等史论、专著三十余种。曾任海南省第四届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海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。现供职于四川省作家协会。

茶道之道

□伍立杨

绘图 罗乐

《红楼梦》中写秦可卿领着宝玉入室，警幻仙姑又领着他神游太虚幻境，在那绿树清溪、朱栏玉砌的神秘所在，贾宝玉不仅见到了馥郁仙花，还见到了以名山异卉之精、宝珠树林之油所制的“群芳”，及至小丫鬟捧上茶来。原来这茶，出自放春山遣香洞，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的宿露烹煎，名叫“千红一窟”，宝玉见了，视为神品。

如此香美灵异的茶难道是一般人所能享用的么？谁知，中国茶叶传到日本以后，讲究更多了，成了专门的茶道。而且，这茶道，还同禅的修证、禅悦联系在一起，所以，茶道即是禅悟之道。

大诗人陆游说：“矮纸斜行闲作草，晴窗细乳戏分茶。”前一句铺垫，是休闲的心境；后一句渲染，是禅意的获得。他把茶水面上的小泡沫，比做细小的乳房，观察联想都堪称奇艳。但这观察，又是建立在悠闲的心境上的。日本的禅学大师铃木大拙以为茶道之人禅在于自我最终的纯化，而且，茶道的淳朴是以松树下的茅屋为象征的。这样看来，茶道的美心是原始而质朴的。为什么茶道又以松树下的茅屋为象征？这就是亲近自然的理想了。茶道与禅的相通之处，是在对事物的纯化。而在松荫茅檐下，室虽狭小，结构虽简单，然而静坐在这布置独到的小屋中，往往就要令人把名利啊、倾轧啊，这些人性固有的弱点和毛病看淡一些，远离一些，在茶香的弥漫中，在寂静的空间里，天机舒卷，意境自深，这样说，茶道决非简单的喝茶。

禅，尤其是作为禅的茶道，足以使我们的心中萌发一种真正的艺术气氛。禅悟的获得在静。而茶香的飘逸，茶烟的袅动，茶叶的翻浮，虽都是动但动复归静，即其动之本身也是微动，正好作为静境的烘托和铺垫。这正是可以作为禅悟的无数个瞬间。

酒使人陶醉，茶却使人微熏；酒使人沉湎，茶令人梦幻。在禅院中常常能看到四字书法：和、敬、清、寂。在静寂中沉入梦幻，在梦幻中潜回意识的底层。日本的茶道是从中国发展去的。唐代的中国禅寺，僧人同来访者一起吃茶，其特质是使僧侣和诗人能够鉴赏它，品味它，在宁静的氛围中，产生一种安谧的气息，催人冥想。敏感的心灵，此时是很容易超逸到俗务之外去的。

人生、艺术若是融化了这种茶道精神，不是别有一番格调和韵味么？

禅院吃茶的仪式在唐宋间传入日本，并经改造后成为独立的茶道。在英语中，称之为TEA-CEREMONY。其实在中国，饮茶的习惯可上溯到东晋，那时的僧侣饮茶是为了使精神复苏，使其有助于坐禅修定，专心思维。唐代禅僧更盛行吃茶，同和尚交游甚厚的茶圣陆羽《茶经》记载的煎茶法，源于丛林中，贯休诗云：“青云名士时相访，茶煮西峰瀑布冰。”饮茶不仅是补充液体了，它的精神是静寂、和融。人生于世，追求心灵自由者莫不抱着这样的愿望，抛开羁绊，向大自然倾吐心声。这才是茶道的真正着眼点。

记得三十多年前——时在1986年，我曾随侍一位老革命从北京赴川公干。其间，往访峨眉。用了大半天时间，走小路，居然爬到峨眉高处。时序正是寒冬，山上白雪皑皑，巍然高耸的乔木，铜枝铁干上，多挂有冰凌。即便如此，仍是汗流浃背。在雷洞坪一带的木屋中，我们喝到地道的峨眉山茶。木屋外天寒地冻，屋内温暖如春，更有滚烫的峨眉山茶。在这样的情境中，茶不止仅具止渴功能，它更是一种莫大的精神慰藉，其味、其韵、其香，非沁人心脾无以形容。在此一时刻，它甚至代替了食物和酒的功能。

峨眉山地形地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山区内低云、多雾、雨量充沛，峨眉山的土壤，因成土母质多样，土壤类型各异，也呈垂直变化……各种先天的良好条件，注定了它与茶业、茶事的不解之缘。

春秋战国之交的鬼谷子，即曾择峨眉山雷洞坪山崖的洞穴作为修炼栖身之处，尤喜山林中的古茶，汲泉煮之，他的饮茶，真可谓大有玄机。战汉以还，大小寺庙及道观的道士与僧人每每适时采摘新茶焙而饮之，自宋以后，峨眉山茶事活动遂成较大规模，量多质好。延至明清，峨眉茶名更是声震海内外。清代《嘉定府志·赋役志》曾载：“宋熙宁间茶马大兴，峨眉白芽当时甚珍之”，已是非同小可。现代峨眉竹叶青是20世纪60年代创制的名茶，其茶名是陈毅所取。

自金顶附近的制高点或山腰向下眺望，但见万丈深渊，壁立千仞，此间海拔甚高，置身其间，天风浩荡，如万马奔腾，倏忽弥漫渗透，寒气逼人。榛莽荆棘丛中，恍惚间万怪惶惑，悬嶂摩空，万象森然。山体细流甚夥，然因万丈深渊，故使水汽霏微，化为游丝轻霭，终于飘坠于无何有之乡。

峨眉山雄伟幽深，逶迤磅礴；峨眉茶清香甘醇，无与伦比。山势之雄伟宏阔令人心惊。如此这般的崇山峻岭，往往云雾浩瀚，覆盖巍峨群山，淹没丛林江河，天海一色，惊心动魄。村落间流泉潺潺，绕屋而出，多削竹筒接引之，由檐阶而下，颇便于截取，清韵泠泠，使人神爽。屋周菜畦麦垄，欣欣向荣。

峨眉茶园可谓震撼人心之风景。千百年来辛勤垦殖，无意中造就了天人合一的壮丽景象。峨眉山海拔600-1500米，神秘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和华西雨屏，造就优质茶叶生长所需的独特地貌、适宜气候和良好生态，茶芽早、比例高，竹叶青正是其标志产品。

历代的百姓和僧人，正是峨眉茶园的催生者，面对大起大落、气势宏伟的峨眉雄山，零距离融汇无间的心态，相信即使经过漫长的岁月，也依然会鲜明如恒。

在这样一种自然天籁的环境之中，茶香茶韵，最能和幽深静谧的禅境相融汇，茶道的精神，也正与禅家推重的平常心相仿佛。在茶的氤氲中，禅境被渲染得广漠饱满。南屏山白云庵楹联“石墨一枝春问山僧梅子成熟，梵钟几许晓唤世人尘梦醒来”，则以天籁生机的代谢烘托梵音里的警醒，并垫定修行入定，去妄明心的境界。

硬币的记忆

□布衣（三台）

硬币，曾经是我生命中的一片阴影。

大约是我6岁的时候吧，过年了，父母照例给我们发了压岁钱，每个人的总数都是7分钱，几个叮当响的硬币。

有钱了，弟弟、妹妹很兴奋，我也很高兴。我们决定到村上的代销店给家里每一人买一颗水果糖，而且要买那种包裹着漂亮玻璃纸的水果糖。

我们一路蹦蹦跳跳，高兴的劲头，超过了站在苦楝树顶上的那几只喜鹊。

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许是怕把钱跳丢了吧，在路上，我居然把两枚硬币放进嘴里含着了，一枚5分，一枚2分。

到了代销店，店主爱理不理，翻着眼问我们买什么。我一紧张，刚想开口，硬币却滴溜溜地顺着口水滚进了肚子。

吞下硬币的一刹那，我并没有惊慌，只是心疼没法用钱买水果糖。好在弟弟、妹妹懂事，用自己的钱买了水果糖，不仅给我分了一颗，还给父母各买了一颗。

吃水果糖的时候，母亲问我们用钱的情况。我支支吾吾不敢张口，弟弟嘴快说，哥哥没用钱，他的钱吞肚子里了。

吞了多少？什么时候吞的？母亲的声音顿时慌乱起来，我也不知所措。

赶紧想办法吐出来，要是卡在肠子里，梗住了，那还了得。院子里的邻居们七嘴八舌，说着各种担心，出着各种主意。

母亲端来一碗黑乎乎的肥皂水，可我说什么也不喝。父亲大吼，捏住我的脖子，趁我张开嘴，母亲闪电般端碗，肥皂水咕噜咕噜几声，进了我的肚子。

父亲倒提着我，母亲使劲抠我的喉管，试图让我将硬币吐出来。肥皂水在我肚子里翻江倒海，甚至倒灌进我的鼻孔。

后来，我又喝了糖水、盐水、艾草水、草木灰水，杂七杂八，但始终没能把硬币吐出来。

当围观的邻居散去，家里安静下来，我精疲力尽，躺在竹椅上。那时，我觉得自己就要死了。

幸好，一名老中医救了我。老中医的家，在到方垭场路边的一个院落里。疲惫慌乱的母亲带着疲惫无助的我走了好几里山路，老中医却出诊去了。

直到母亲把我们俩脸上的泪擦干一遍，又擦干一遍，再擦干一遍，他才回来。老中医问了情况，笑了，没开一点药，甚至连诊疗费也没收。

他说，莫担心，这娃娃是嘴巴馋了，想吃肉了。你们赶紧回家，割一大捆韭菜，炒点腊肉，使劲吃，直到吃饱为止，明天就好了。

回到家里，我家没种韭菜。邻居杨大婆种了，她听说我要吃韭菜治病，立即送来了一撮箕。

仅剩下的一小块珍贵的腊肉，切成了肉丁。腊肉藏在韭菜里，绿意盎然，但依然肉香扑鼻。

哥哥，你快吃嘛，妈说了，这是给你医病的药，你吃了就好了，好了就可以和我们一起耍了。弟弟、妹妹不住地吞口水，却听了母亲的话，不吵也不闹。

第二天傍晚，我的病真的好了。两枚硬币裹在没有消化完的韭菜纤维里，跟随着排泄物到了肚子外面。

那位老中医，一直被幼年的我惊为天人。当我读到神医扁鹊和华佗的故事，我认为他就是扁鹊或者华佗。

每次回老家，我都要路过老中医住过的那个院落。那笑眯眯的脸庞早已不在，那土墙房子早已换成砖瓦楼房。但每次经过，我总是肃然，在内心五体投地，恭恭敬敬地向着那个院落行一个大礼。

周公馆挖出黄金

□徐海涛（成都）

成都文庙西街，因地处成都府文庙之西而得名。东起石室巷南口，接文庙前街，西止于502厂东大门（后改为3508厂）。原文庙西街中段北边有一个公馆，是饶国华的公馆，饶国华是抗日英雄，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。

饶公馆街对面是吴公馆，吴公馆西边有一个周公馆，是一个姓周的将军的公馆。1950年代时，周公馆已经衰败了，佣人被取消，维护花草的工人被遣返，看大门的老头儿告老还乡了。整个公馆只剩下周将军的一个姨太太，还有一个小女儿。

公馆很大，孤女寡母，到了晚上，花园里有猫头鹰瞪着眼睛看着她们，真有点害怕哦。不过，马上就有人来帮助她们驱赶走了害怕。这些人是街道的工作人员，他们来的目的当然不是帮助她们消愁解闷的。那时，街道和其他单位一样，有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：要动员大家买公债。

但是，老百姓都穷啊。眼看被分配下来的任务完不成，大家急啊。该想的办法都想尽了，该做的事都做了，莫得办法了。他们突然想起周将军的姨太太，她一定有钱！街道工作人员到了周公馆，给周姨太做思想工作，动员她拿出钱来买公债。哪晓得，碰了一鼻子灰，周姨太一口咬定：没钱。

不能对周姨太采取强硬手段，把街道工作人员急坏了。他们想了一个办法，采取车轮战。好多人三班倒，就在周公馆里面，又不打你，又不骂你；或者在你家里坐下来；或者苦口婆心地劝，说得白泡子翻，喉咙冒火。

终于，周姨太被车轮战打败了。这天，周姨太开腔了：“钱，我是莫得！你们去把锄头拿来，把十字镐头拿来，把大洋铲拿来。还有，把抬杠拿来，把粗绳子拿来。”

周姨太把他们带到后花园，指着花园中央用水泥打造的一个非常坚固的花台说：“就在这个花台下面。”挖掘了一丈多两丈深，听到有石板的声音。挖开石板，里面是美国造的铁箱。铁箱外面是厚厚的油纸，里面是黄灿灿的金条。

挖的人都吓了一跳，居然有近100公斤黄金，怪不得周姨太要喊他们带抬杠来哦。那时的黄金价格是按16进位的小秤来算，一两是99万元（当时的钱）。小秤是16两为一市斤，半斤就是8两。那时有3种重量的计量单位，一种是公斤，就是1000克为一公斤。一种是市斤，500克为一斤，50克为一两，10两为一市斤。还有一种就是小两，16两为一斤，16两等于500克。你自己去换算。

1960年代，有人看见周姨太在西玉龙街上一个双开间的糖果店里当售货员，周姨太的女儿后来考上了成都工学院。

老妈往事

□杨乐生（乐山）

我家居住条件历来都很差，但为了我已该成家的儿子能有套新婚用房，前些年将这很差的旧房卖掉，为儿子付了首付。

老妈膝下一儿一女，我为长，妹为幼。妹在蓉城打拼，返家较少，伺奉老妈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。儿子新房窄小，住不下祖孙三代，老妈只好随孙住一处，我另住一处，创建了这座小城并不多见的祖孙（孙媳）两代独处的模式。

儿与儿媳在城外打工，早出晚归。我天天挤公交往返，增加了伺奉的成本和难度。每日进出于儿子所住小区，门卫称我为“大孝子”。其实，这叫什么孝子，这本就是做儿子的天职。

俗话说，“老还小”，从老妈身上，我找到了最好的注释。妹疼我说，你已是60多岁的人啦，同老妈商量干脆雇一保姆或钟点工，也就是买买菜弄弄饭那些事，哪个做不都一样，免得成天跑来跑去。

老妈找借口：现在请人那么贵，不行。妹说，又不用你老出钱。老妈强词夺理：哪个的钱都是钱！再说，雇的人弄菜不好吃。

我深深地知道，老妈不愿雇保姆，是害怕失去“天天看到儿子”的机会。

有时候，三朋四友也约我吃吃饭，喝喝茶。我向老妈请假，一次两次，老妈还通情达理。次数多了，老妈便有了意见。我打电话请假，老妈夸大其词：你咋个经常这样！我连忙辩解：偶尔，偶尔。

其实，蒸点馒头馍馍，煮点面条什么的，老妈还是应付得了。我说：老人家，你将就吃点吧。老妈寸步不让：你不回来，我就不吃！事态严重，我只好妥协。

到后来，电话一拨通，我刚叫声妈，还来不及请示，电话那边便冒出一句：你又要做啥子喃？！老人家非常清楚我去电话多半又想溜号，弄得我不知所措。

老妈坐的那把藤椅太旧了。靠背破了，用块旧布垫底，护手破了，用塑料绳捆扎。尽管经过几次维修，还是遮不住它同母亲一样的苍老身姿。父亲在世时，两老常常为谁坐藤椅谁坐木椅互相谦让。记得父亲就是坐在藤椅上离去的。

那天妹妹从省城回来，怨我抠门，藤椅那么旧了，也不给老妈换换。我委屈地辩解，是老妈执意不换。妹妹说，人老了心疼钱，你就那么将就她，不可以强制将藤椅换了？

结果，乘老妈午觉时，我们将旧藤椅甩了，买了把新的。我想，生米煮成熟饭，老妈只能将就了。再说，这是她最疼爱的幺女干的好事。

谁知，老妈起床不见旧藤椅，一改往日温柔之风，雷霆大发。我与妹赔着笑脸解释了几句，老妈不依不饶，竟冒出几句脏话。

我们吓得不再吱声，老妈最后通牒：赶紧把旧藤椅给我找回来，否则，我不吃晚饭！

我与妹立刻跑到垃圾桶处，不好，清洁工已将垃圾拉走。事不宜迟，我与妹立即打车赶到垃圾回收站。谢天谢地，在垃圾回收站，我们堵住了旧藤椅。

儿媳生女那天，是老妈最高兴的节日。老人家坚决要去医院看她的曾孙女，嘴里得意地念叨：我当祖祖啦，我当祖祖啦！喜悦之情洋溢在那满是皱纹的脸上。那天晚饭，她比平时多吃了许多。

老妈远去已5年之久，往事如电影闪现我脑中，一遍又一遍放映，一遍又一遍泪满襟。

当代诗·面孔㉗

杨炼（1955-）

□胡亮

杨炼曾多次谈到，他穷其一生，不仅是在写诗，而是在做项目：“人生和思想的艺术项目”。其多卷本作品，包括诗、散文诗、散文和诗学随笔，还有对话与访谈，风狂雨骤，蔽日遮天，已然自成体系。

这个体系如此庞硕，却只是个局部——相对于杨炼及其艺术项目的冰山来说。也许是火山，谁知道呢。火山也罢，冰山也罢，都没有导游，吓坏了每个还打着呵欠的观光客。他们发出惊叹，然后绕道走开——前边还有桃花岛呢。

故而，就有猛人钟鸣先生的反问：“要谈杨炼，舍我其谁？”笔者亲聆此问，深以为然。

西学，中学，修养如钟鸣，或可游刃于其间。转而又想，复杂问题可以简单化。

传统何谓？杨炼会说：“古典与当代作品之间的创造性联系。”还会说：“一个永远的现在进行时。”

从绝对的意义上讲，没有传统，只有对传统的选择和再选择。选择，再选择，当然就是现在进行时。

江河与杨炼首当其冲，要“发明”自己的血缘，投身于“传统重构与个人独创性的相互引导”。

传统何在？杨炼也许会说：旧籍、古物、遗址、民间与少数民族。

1983年5月，杨炼发表组诗《诺日朗》，“高原如猛虎”，可谓得古来气韵，堆纸上云烟，新天下耳目。江湖颇有传言，其为作也，很大程度上缘于诗人的锦城艳遇。

此诗可从多个角度解读，男性中心主义、宗教、民俗、死亡仪式或形式主义试验。单就显在意义而言，此诗当是加入传统的自觉行动。

很快，我们就会绝望地发现，《诺日朗》也只是个局部——相对于《礼魂》这部大组诗来说。这部大组诗包括三部组诗——《半坡》《敦煌》和《诺日朗》——分别指向劳动与创造、文化与信仰、生命与死亡。

同期完成的组诗《西藏》，指向高原与边地，即便纳入《礼魂》，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妥。

读者还没有缓过神来，喘过气来，杨炼却马不停蹄，不断加速其激情挥霍的写作。到1985年，完成大组诗《Yi》，篇幅倍于《礼魂》，试图还原和重现《易经》中的天人合一观。

古老的启示，经由诗人，成为全新的布道。前文已经有过暗示，杨炼的传统观，相当于艾略特《传统与个人才能》的中国翻版；与此紧密相关的事实则是，杨炼的组诗和史诗，除了受惠于屈原和先秦散文，还曾受惠于艾略特和聂鲁达，具有十分明显的美洲血统，此处不再絮烦，可参读台湾王颖慧女士的影响研究成果。

前述在国内完成的作品，杨炼后来统称《中国手稿》；1988年，诗人移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，其间作品——包括《大海停止之处》——后来统称《南太平洋手稿》；1994年，诗人定居伦敦和柏林，其间作品——包括《同心圆》和《叙事诗》——后来统称《欧洲手稿》。

本是巨著，统称手稿，可以见出诗人的未完成感和强烈的失落感。

上述在国外完成的作品，既有中国传统，又有异国语境，并在两者乃至多者的重洋上，呈现了漂泊或流浪意义上的个我形象——奥德修斯般的形象。“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”。

杨炼在海外的成果，有两部很特别，一部是《艳诗》，一部是《叙事诗》，前者写情爱之美，后者写家风之善，均堪称登峰造极之作。

尤其是作为自传的《叙事诗》，让个人与某种大历史再次互相指证，“岂止令人喜爱？直是逼人胆寒”，乃是诗人全部作品中的重器。

诗人甚至断言，《叙事诗》把此前作品都变成了“一种初稿”。哎呀，“手稿”又变成了“初稿”！

从形式主义试验的角度讲，《叙事诗》亦颇有所为；事实上，自《诺日朗》至《叙事诗》，杨炼从来没有停止过形式主义试验。

蜀中丧歌、佛偈、中短篇、散文、片段、六行体或十六行体、韵与无韵、大提琴组曲结构，凡此种种，都能为诗人所用，正所谓虎视鲸吞，想偷就偷想抢就抢。

那就再来段闲笔，却说宋人李涂，做了部《文章精义》，曾如是谈及唐宋四家，“韩如潮，柳如泉，欧如澜，苏如海”。借来这几个妙喻，我们会说，《诺日朗》如潮，《艳诗》如泉，《Yi》如澜，《叙事诗》如海——可见杨炼或亦能兼得韩柳欧苏。

杨炼手持现实、历史和文化的三棱镜，以每个字的全力以赴和绝地反击，“展示了对过去的伟大自觉”（英国《当代作家词典》），搭建了一个如塔如堡亦如城的智力空间。

诗人罗列天书，陈述奥义，拔高音阶，追求深度之美，却对绝大多数受众构成了彻底拒绝。甚至连杨炼本人也不对中国读者——更不用说德国读者顾彬先生——抱有读懂的幻想，于是乎，只能立此存照，只能“在自己的国土上成了异乡人”（陈超先生语）。

台湾王颖慧，北京秦晓宇，虽有卓越的细读，我们仍然期待猛人如成都钟鸣者对杨炼展开恰中肯綮的“语境批评”。

封面

更多当代诗面孔，扫码上封面新闻。

封面

下载封面新闻APP
浏览最潮最新资讯

【征稿启事】

讲真实故事，自己的，他人的，都可。字数控制在1200字内，原创首发。面向四川省内征稿。勿用附件，标题务必注明“时光”。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《宽窄巷》副刊选用。

投稿信箱：
huaxifukan@qq.com。